

王纪卿著

湘相

金戈铁马，一段湘军的铁血历程。

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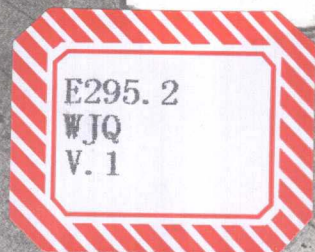
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王纪卿著

新

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湘军. 上/王纪卿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7

ISBN 978 - 7 - 5633 - 7459 - 5

I. 湘… II. 王… III. 湘军—史料—1851~1895 IV.
E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922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55395790 - 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 × 1 380mm 1/32

印张:11.25

字数:370 千字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咸丰元年 1851



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

这个事件引发了延续十三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内战和混乱。

湘军的历史，起始于金田起义的同一年。从此以后，湘军的历史就和太平天国运动的进程密不可分。湘军在兴起之后，就和太平军成为尖锐对立的互动因素，推动着咸丰和同治时期一段历史的发展。

洪秀全率领起义队伍与清军作战的前几个月里，湘军这个时代的产物，还处在一片混沌之中。日后将要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湘军人物，这时还各自处在狭窄的环境里，静静地谛听着命运的脚步声，费力地揣测着：人生的转机，将会在何时发生？

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许许多多怀有经世之才的湖南人，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他们的前程，将要由太平天国运动的进程来决定。

这一年上半年，即将投入镇压太平军作战的新宁人江忠源，正在家乡为父亲丁忧。这个三十九岁的七品芝麻官，正在密切地关注着广东人洪秀全在他家乡南边不远处点燃的战火。

这一年，刚到不惑之年的湘乡人曾国藩得知，刚刚即位的文宗，为他统治的国土上危机四伏而忧虑，下诏让群臣评议朝政得失。这位二品礼部右侍郎积极响应清廷的号召，在《应诏陈言疏》中议论朝政，指出人才、财政和兵力三大方面存在严重弊端。他提出了革除弊端的办法，强调人才决定一切。他心里感叹清廷官场腐败，庸才充塞。他认定自己的家乡湖南，有许多经世之才，长期被朝廷忽略。他希望清廷能够起用一批能臣干将，扭转危亡的局面。

对他的奏疏，文宗批道：“剴切明辨，切中事情。”

这一年，未来将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近代第一位外交家郭嵩焘，还只是一名三十三岁的进士，在家里为已经相继去世的父母居丧。他当时没有想到，不久之后，他将极力劝说老乡左宗棠和金兰结义的曾国藩出山组建湘军，他自己则将斡旋于江忠源、曾国藩和

左宗棠这三位湘军大帅以及未来的淮军大帅李鸿章之间。

这一年，与江忠源同岁的益阳人胡林翼，补授贵州黎平知县。他在辖地举办保甲团练，收效颇丰。黎平的一千五百多个村寨，修建了四百多座碉楼。团丁们严格控制着要隘。胡林翼又下令储备谷物，以供城防，摆出一副临战的架势。

这一年，号为“湘上农人”、自比当今诸葛亮的湘阴人左宗棠，也是三十九岁，身无一官半职，只是一个举人，空怀一腔热血抱负，还在等待着建功立业的机会。

这一年，四十四岁的湘乡人罗泽南讲学乡里，跟随他游学的弟子有一大帮。罗泽南值得庆幸的事情，就是他的人品得到了公众的嘉许，被官府推举为孝廉方正。当时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身为理学先生，日后还要带兵打仗，并且饮弹而亡。

这一年，将以湘军水师大帅扬名天下的彭玉麟，在跟随官兵镇压李沅发起义之后，刚刚回到家乡衡州，然后受聘于富商杨子春，到耒阳为他经理典号。三十五岁的彭玉麟淡泊名利，志在经商，无意从军，但后来事态急转，他自己的生涯，也由不得他自己做主了。

上面这些青史留名的湘军人物，除了江忠源以外，在1851年这个以太平军起义为标志的特殊年代里，在军事上都无所作为。他们散居各处，密切关注受到军事威胁的清王朝，将如何阻止毁灭性战火的蔓延。

但是，另一个同时代的湖南人，却已经以清醒的头脑，为湖南的读书人指出了努力的方向。他的言行，将会深刻地影响中国和日本的前途。

这一年，五十七岁的邵阳人魏源，被清廷任命为江苏高邮的知州。这时他已完成洋洋五十卷的《海国图志》的编纂，另五十卷也处于编辑的尾声。这部著作总括介绍了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宗教、历法、文化和物产，使中国人探索的眼光，从封闭的内陆文明，越过蓝色的海洋。

魏源探求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的道路，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制造战舰和火械的先进技术，模仿他们的选兵、练兵和养兵之法，改革中国军队。魏源号召“以甲兵止甲兵”，相信中国人能够战胜外国侵略者。

魏源的思想，对塑造即将问世的湘军人物的精神世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湖南的读书人身处一个局势剧烈动荡的年代。太平军的阵营里，正在涌现大批杰出的军政人才，使腐朽的清廷，感到了咄咄逼人的锐利锋芒。湖南的读书人能不能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是他们热衷于思考的问题。由于这样的思考，他们将逐步地崭露头角，形成另一个阵营，来与起义的太平军争锋对抗。这个阵营，就是本书记述的湘军。

可以说，湘军中的著名人物，无不是在同太平军对抗中崛起。他们在清末历史舞台上的表演，便构成了湘军的历史。



1851年上半年,诞生不久的太平军,就已经迈着铿锵的步伐,使全中国为之震动。这支军队越战越勇,越战越强,使清军和清廷感到了恐慌。太平军不可阻挡的势头,客观上为湘军的诞生和兴起提供了条件。

这个历史的条件,就是清军的战败。腐败的清军绿营部队,完全不是洪秀全新兴武装力量的对手。绿营为清廷镇守各地,养尊处优,由来已久,对于清廷,只是聊胜于无,权当摆设。诗人金和有一首《初五日记事》,描述了绿营的腐朽,说绿营官兵风雨天不作战,天没亮不作战,天热天冷不作战,月光太大不作战,简直就只能吃喝酣睡。

绿营官兵连一点苦都不能吃,怯懦怕死,败不相救,自然不在话下。面对太平军如此强大的对手,清廷需要另一支强大的军队来对抗立志要改朝换代的洪秀全起义军。这支强大的军队,经过后来的历史鉴定,就是湖南人创建的湘军。它是一支由汉人领导的独立作战的军队,虽然清廷统治者对它心存猜忌和狐疑,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感到了它的威胁,但他们却不无惊讶地发现,只有依靠这支军队,才能打败公然要推翻清廷统治的造反者。当然,清廷对这件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

在太平军攻击金田周边的县时,清军已经打败了以陈亚贵为首领的广西起义军,腾出了兵力来对付金田的起义者。

湘西的一千名镇筸兵,已于4月6日开赴广西。他们以强悍善战而著称。湖南湘阴人李星沅,身负钦差大臣的使命,也已经离开平静的湖南,来到南边山水秀丽的战场。

李星沅在这里碰到了他不喜欢的广西巡抚周天爵。这位巡抚和五十九岁的广西提督向荣带领一万人,会同以前派出的各路清军四千多人,将洪秀全的起义军包围在大黄江。李星沅和周天爵官位相当,都不愿屈居对方之下。他们没有过多地争执,而是采用了一个迂回的办法:奏请朝廷委派一位统帅,来广西指挥对太平军的作战。

清廷命令大学士赛尚阿率领都统巴清德和副都统达洪阿所部四千五百人前往增援。文宗决定把这个一品大员派到广西,还赏给他号称“神锋握胜”的遏必隆刀,以壮军威。

5月,赛尚阿接到皇帝的诏命,代替李星沅出任钦差大臣。可是,没等到赛尚阿到任,洪秀全就率部从武宣突破了清军的包围,向北挺进,企图攻打象州。广西的清廷大员频频向清廷告急。清廷希望湖南派兵出境攻打太平军。

当时湖南的巡抚是五十八岁的广东人骆秉章。他身负湖南的守土之责,不想把有限的兵力投入邻省的战场。他在6月上奏说,湖南的驻防军只有四千多人,而永州、宝庆、靖州和郴州与广西毗邻,恐怕有造反者在湖南内应,所以不能再抽调兵力出境。

湖南官府听说本省的天地会接应广西的太平军,提督余万清在清廷催促下,打算领兵驻扎在湖南与广西交界的地方,防守堵截太平军。清廷命令湖广总督程霭采奔赴湖南的边境,也算是一种应急的措施,但更多的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这时,清军副都统乌兰泰和向荣率部在象州挫败了太平军,太平军南返武宣。

赛尚阿于6月30日驰抵长沙,统筹广西作战事宜,接着于7月上旬抵达桂林。钦差大臣一到广西省城,便感到兵力不足。何况绿营兵都是酒囊饭袋,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他知道,要对付蒸蒸日上的太平军,广西的清军需要大量补充有生力量。于是,他下令增募潮州勇丁。赛尚阿同时发现,清军缺少优秀的将领,兵力再多也是徒然。他想到了京官们向皇上推荐的湖南新宁人江忠源。于是他上奏清廷,请求调派江忠源赶赴大营。

在推荐江忠源的京官当中,有一个是湘阴人左宗棠的哥哥左宗植。当时,左宗植在朝中任内阁中书,对江忠源非常熟悉,于是对大学士祁寯藻说:江忠源其人,可以倚靠他来镇压洪秀全。祁寯藻便向赛尚阿推荐了江忠源。

清廷批准了赛尚阿的请求。江忠源接到赛尚阿的调令,毫不迟疑地踏上了前往广西的征途,走上了博取功名的战场。

江忠源的这个举动,就是一部湘军史的发端。

新宁人江忠源是一个能够洞察社会的读书人。他在而立之年,就认识到嘉庆道光以来,社会危机四伏,于是预见到天下兵戈将动,形势将会大乱。客居京师时,他还关注着家乡的动态,留意湖南天地会的动向。这个年轻的新宁人,虽然身无官职,却能纵观全局,一点也不奇怪。他出身于秀才家庭,又考中了举人,自然会有些不凡的见识。难得的是,他并不满足于观察、思考和预见。他是一个实干家,血气方刚,意气风发。他将自己定位于经世之才,注重培养自身的执行能力。

江忠源想要的执行能力,就是建立和训练民间的武装力量。

应该说,江忠源本来是无意于做个军人的。他来到京城,是为了参加会试。他的同年生中有三位客死京师,一个是武冈的曾如铨,一个是湘乡的邓鹤龄,还有一个是陕西的邹兴愚。邹兴愚的祖籍是湖南新化,他和江忠源是老乡。江忠源见他温文尔雅,对他十分照顾。邹兴愚身体羸弱,因病咯血,又因家贫,没有仆从,江忠源带着被子和他住在一起,为他寻医问药。几个月后,邹兴愚病故。邓鹤龄当过江忠源的老师,也因病咯血,奄奄一息。江忠源买来棺木,收敛邹兴愚,嘱咐他的族人邹溥霖,将遗体送归陕西,而他自己亲自护送邓鹤龄南归。邓鹤龄在路途上去世,江忠源又为他买棺木收敛,将灵柩送回湘乡。

这时候,江忠源的急公好义,声震京师,不仅在湖南人中传为美谈,连外省人士,都以结识他为荣幸。后来,江忠源的同年生曾如铨在京师故世,江忠源又将遗体送回他的故里。

江忠源行程万里,将朋友的灵柩送回原籍,自己误了三年一次的考试。1845年,江忠源大挑二等,慨然说道:“穷达,命也。谋个教书的职位,奉养亲人算了。”江忠源未能实现进士梦,失去了士人们渴望的晋身之阶。他在失意之余,产生了另辟蹊径的想法。

江忠源看重乡谊,到了京城,少不得与湖南老乡结识往来。他与郭嵩焘交好,一起去拜会曾国藩,为他日后的发展埋下了伏笔。擅长识人的京官曾国藩,与江忠源相见恨晚,感叹不已。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江忠源这样优秀的人才。曾国藩预言,这个比自己年轻一岁的新宁人是天下奇才,将来一定会扬名天下,为操守和义气而献身。

江忠源客居京师期间,与曾国藩一起,被誉为当时操节最佳的两个湖南人。北京城里有个传闻,说是京城里只要死了人,曾国藩必送挽联,江忠源必会帮忙买棺材。这两个湖南人的古道热肠,在官员和学者中有口皆碑。

曾国藩后来离开京城时,向皇帝举荐了他所看中的这个英才。



曾国藩的预言是正确的。江忠源没有进士及第,于1845年南归。回到家乡,他便做了一件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事情:联络乡绅,举办团练。

他对乡人们说:“国家已经有了两百多年的和平。新宁处在湖南和广西交界之处,又是大山之间,容易滋生不法之徒。官府畏首畏尾,不敢过问。山区汉族和瑶族杂处,又与广西五排相连,一旦发生动乱,是很危险的!”于是,他召集诸位父老,兴办团练。他与大家约定一条:不得加入会党。每到月初,他便召集各村的丁壮,灌输忠孝礼义,教授兵法技勇,暗中采用兵法,管理团丁。几个月后,他的家乡秩序井然。

江忠源组建的武装力量,不是临时凑拼的乌合之众。他在团练中建立了比较严密的组织,规定了一套列阵和搏杀的训练方法。江忠源熟读兵书,现在得以把书本上的知识用于实践。他的这套方法,人们笼统地称为“练勇”。这种方法一直影响到民国,甚至在当代的民兵预备役制度里,也能看到那段历史的影子。

当时,广西的会党对湖南的宝庆府所辖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江忠源公开禁止会党活动,搜捕本地会党治罪。遇到争讼是非,他就召集父老乡亲,剖断案情,使大家心服。通过他的努力,乡土上偷盗绝迹,也没有人到官府打官司了。这样一来,邻乡都愿听从他的指挥,会党销声匿迹,人们纷纷脱离会党。而那些对会党敬而远之的人,觉得江忠源替他们解除了威胁,也就安下心来。

江忠源发现自己的努力有了成果,发出一句感叹:“由于官府不会管理,所以民心早已散失,从一乡的情况,就能看出天下大势。”

江忠源建立的武装力量,在三年后检验了战斗力。

1847年10月,新宁黄背峒的瑶族人雷再浩与同乡李辉等人创设棒棒会,拥有两万多兵力,议定于当月26日在新宁和广西全州集结武装,同时举行反清起义。

江忠源察觉到将有变故发生,撰写文章,详细阐述嘉庆初年官府镇压四川和湖南教民起义的始末,劝谕新宁子弟,不要加入起义军,免得招来杀身之祸。在这种宣传攻势下,越来越多的乡民离开起义队伍。

江忠源又劝告新宁知县李博,请他准许棒棒会的会众自首,并悬赏重金,购买起义领导人的首级。但是,起义仍然按计划进行。李辉首先进入新宁城,准备内应。但因走漏风声,新宁知县李博张榜通缉,派兵捉拿。雷再浩迫于压力,率领部众在黄背峒和滑溪一带提前起义。

10月20日,在李博指挥下,江忠源和盐法道杨炳堃率领两千名乡勇,分路围攻黄背峒,迫使雷再浩的会军转移到广西全州的庄塘,与全州棒棒会首领李世德所部会合,恢复了元气。江忠源率领部队据守要隘,切断起义军的供应,并向当局建议,湖南和广西进行联合作战。此后,清军对起义军的作战,基本上按照他的提议进行。

江忠源率领团勇,屡次击退起义军的进攻。雷再浩对他恨之入骨,扬言抓到江忠源,要把他生吞活剥。江忠源的母亲听到消息,召唤他回家避祸。江忠源笑着对来说:“毛贼怎能害到我!”不过,他不愿让母亲担心,便回到新宁县城,协助官员守备。

雷再浩认为在广西很难站住脚,率部进攻侯家寨,打算攻取新宁,遭到江忠源所部顽强阻击,未能成功。

一天夜里,县城接到报告,说起义军已经杀到。城内居民惊扰,江忠源睡在县衙里,安稳不动。不一会,他部下的团丁抓到起义军的两名间谍,绑来见他。知县要把间谍关进监狱。江忠源说:“不可!现在人心浮动,惊惶失措。只有立刻将他们处死,才能警示乱民。否则会另生变故。”李知县听从了江忠源的意见,城内人心才安定下来。

这时,长宝道杨炳堃和总兵英俊奉令来到新宁镇压起义军,打算调镇筸兵来增援。江忠源极力反对。他的意思是,对付这一点起义军,不值得兴师动众。他还说,外来的兵将不可靠,如果小有所失,雷再浩的势力会更加强盛。

杨炳堃逼问江忠源:“你能独自担此重任吗?”

江忠源回答:“能!”

杨炳堃不再言语。江忠源回到住处,上书论述调兵之难,以及对付雷再浩的容易。他把自己的规划说得十分明白,于是大家再也不提请求援兵之事。

雷再浩打算转移到全州、兴安和城步三县交界的五排地区,据险固守。起义军分为两支队伍。雷再浩率领所部与全州人萧立三的瑶族武装会合,于10月30日攻克瓜岭,进占五排,在周边的军事要地分兵驻扎。11月3日,雷再浩所部在小池大败广西清军,击毙千总刘春林和外委陈国熊,以及四十多名兵丁。李世德所部起义军,则于11月9日在邓家冲被江忠源所部击败,李世德自尽。

雷再浩收拾余部,放弃五排,向广西境内转移,于10月19日抵达火把市,突然与清军遭遇,鏖战多时,击毙清军守备李廷扬以下八十多人。但是,雷再浩的部队仍然无法在广西立足,只得再度进兵新宁,于11月29日黎明从黄瓜冲发起两路猛攻,进驻深冲峒,

迫使驻防清军退守石田。

雷再浩打算在八峒地区长期固守。杨炳堃和总兵英俊又担心了，认为八峒地势险恶，要打攻坚战，恐怕兵员不够，必须就地征兵。江忠源对他们说：“二位大可不必征兵，只要依靠乡勇，直捣匪巢，就能平定事端了。”

江忠源请官府知会广西清军会攻，自己督率团丁，四面围逼，截断了起义军出兵的道路。起义军得不到食物，人心浮动。江忠源派本县的书生蒋启华，去劝诱起义军将领陈新进和李尚开投降。蒋启华密授机宜，让这两个叛徒力劝雷再浩放弃八峒，趁着武冈清军兵力空虚，率部北进，攻取武冈。

雷再浩上了江忠源的当，于12月3日率领一千多名部众，向毛安转移。江忠源已经率领一千多名兵勇在这里预设埋伏，对起义军发起突袭，重创雷再浩所部。陈新进和李尚开趁机内应，将雷再浩捆绑起来，送到江忠源的军营。

第二天，江忠源命令部队搜山，将李辉抓捕。当时起义军还有一千多人，江忠源要求官府将其中勇猛多谋者处死。杨炳堃不同意，只杀了几个人，其余一律释放。江忠源叹息道：“乱民知道官府会息事宁人，不会慑于官兵军威，还会东山再起！”不出几年，江忠源的话果然应验，新宁又发生了李沅发的起义，影响湖南和广西，激发了广西的会党起义。

在江忠源还没有抓到雷再浩的时候，杨炳堃曾悬赏一万两银子购买雷再浩的人头。江忠源得到这笔赏金，用于修葺新宁城。

1848年1月，湖南官府将雷再浩和李辉在长沙处死。

从此以后，江忠源在湖南博得了通晓军事的声名。湖广总督裕泰将他的战功上报清廷，清廷赏给他一顶蓝翎顶戴，任命他为知县。

1849年，清廷将江忠源拣发浙江。短短三年，江忠源在建功立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不过，这和他日后升迁的速度比起来，简直就算不了什么。从1851年开始，江忠源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由一个七品小官，靠着战功，跨越了许多人一辈子也爬不上去的十个台阶，成为清廷的二品大员，令满朝文武瞠目结舌，也令湖南的读书人个个心痒，争相效仿。在这种意义上，江忠源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榜样。

但是，在1847年，江忠源刚刚步入官场的时候，并没有幻想以后的飞黄腾达，只是一心想着如何做好一个知县。



1849年，江忠源奉派来到浙江。当时的浙江巡抚是吴文镔，听说江忠源是个贤才，遇到难办的差事，都交给他去办理。

浙江有几十名巨盗，分布在各个州县，伺机劫掠。清军追捕得急迫时，他们便逃到海上藏匿，很难捕获。吴文镔将此事交给江忠源办理。江忠源设下计谋，将他们一一擒获。

当时浙江发大水，秀水县灾情最为严重。江忠源奉命到秀水赈灾。江忠源很快就发现，饥荒严重地威胁着秀水的百姓。为了挽救这场灾难，他一到县里，就开仓发粮。赈灾要钱，他只能向富豪们伸手，请他们拿银子来周济灾民。但他是个朝廷命官，不能干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勾当。他冠冕堂皇地宣称自己要拜祭城隍神，邀集所有的豪绅募捐救灾。捐了钱的，发一块“乐善好施”匾，以示表彰。不捐钱的，发一块“为富不仁”匾，规定要挂在宅门上，不许摘下，还责成地保巡视。

富豪们害怕家门口挂上必被千夫所指的匾额，几天里，纷纷认捐，县衙收到了十万两银子的捐款。江忠源亲自查核饥民户口，分为极贫、中贫和次贫三等，造出册子，按册分发银两。规定下属五天汇报一次，严加核查，以防贪污。他的举措，受到百姓的拥戴。江忠源还设立赈灾局，收养无家可归的儿童，免除田赋。赈灾告一段落，江忠源又小试武功，抓捕了十多名巨盗，社会治安稳定下来。

秀水县地势低洼，积水无法排泄，百姓无法补种粮食。江忠源到郊野巡视，发现较高的地面，就去劝说农民补种杂粮。这时秀水知县在任上去世，士民禀报官府，请求留下江忠源代理知县，吴文镔批准。江忠源召回流亡的灾民，禁止百姓游手好闲，惩治奸猾刁民。他发现当地有喜好奢侈的民风，便亲自做出节俭的表率。他在告示中说，知县每天只花六十四文钱，百姓争相传颂。

江忠源在秀水知县任上干了九个月，改变了一县的大局，百姓仿佛没有经历过水灾。当地士绅写诗歌颂江忠源的德行，说他是两百年来没有见过的好官。

吴文镔是江苏人，他对这个湖南来的小官刮目相看，当作国士，加以礼遇，不久，上奏清廷，将他补授丽水知县。咸丰皇帝登基后，下诏求贤。吴文镔向朝廷推荐江忠源。正在这时，礼部右侍郎曾国藩也专门上疏推荐江忠源，皇帝下诏，令江忠源赴部引见。

可是，浙江布政使汪本铨得知这件事以后，起了疑心。他想，地方官应该由本省巡抚荐举，曾国藩这个京官怎么推荐一个浙江的知县呢？其中莫不是有什么猫腻？幸好武进的赵振祚有事路过杭州，将秀水百姓歌颂江忠源的诗歌念给汪本铨听了，这位布政使才解除了疑虑。

江忠源本来有机会进京朝觐天子了，不料海塘决口。吴文镔舍不得放走这个干员，上疏请留江忠源治理连年决口的海塘。四个月，海塘工程完毕。但是，这时江忠源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哀恸之下，呕出几升鲜血，一病不起。

恰在此时，他的家乡新宁发生了李沅发起义。江忠源听到一个谣传，说他全家已被起义军杀死。江忠源既忧且愤，不知所措，病情加重。江忠源的病，似乎是无法治好了。但是，爱戴他的百姓，想方设法为其延请名医。有一位名医，平时向病人索取高额诊费，医术虽高，却不轻易治病救人。秀水的百姓听说江忠源在杭州病人膏肓，结伴来求这位名医，请他赶紧去救江知县。他们担心名医迟延，大家凑齐了医药费，交到名医手里。没

想到,这位以爱财出名的回春妙手笑着说:“给江公看病,谁还好意思要钱?”说罢便雇了一条船,赶到杭州,日夜为江忠源把脉问诊,开具处方,只要能治好病人,一切在所不惜。

恰好新宁杨溪村有信寄到,江忠源得知母亲平安无恙,心火去了几分,病情渐渐好转,名医才告辞而去。江忠源健康有了起色,便要回家为父亲奔丧。秀水人争着凑钱给他做盘缠,江忠源恳切辞谢。吴文镕听到此事,感叹道:“像江县令这样的贤官,怎么可以让他穷到没有钱回家,回了家又没钱埋葬父亲呢?”

当时,吴文镕正好奉调云贵总督,于是,他从浙江的官库里,以云贵总督的名义,借支五百两养廉银,交给江忠源,叫他不要推辞。汪本铨也送给他一千两银子。江忠源感激他们的一片至诚至爱,哭泣着收下了,往家里赶去。

1850年1月的一个夜晚,长沙下河街码头停泊着许多渔船,上面灯火闪烁。渔船中夹着一艘官船,载着从水路赶往家乡的江忠源。江忠源听到有人叫他,抬头一看,发现少年时代的同乡挚友刘长佑,身着青衫,头戴席帽,站在他的跟前。

刘长佑比江忠源年幼六岁,十一年来,一直在岳麓书院求学,师从丁善庆。他的身边站着一个年轻人,名叫刘坤一。这个十九岁的小伙子辈分很高,是刘长佑的族叔。

江忠源对这叔侄二人的突然出现,颇为惊讶。询问之下,才知道刘坤一昼夜兼程,在今天赶到长沙,带来刘长佑父亲逝世的噩耗。同时,他还告诉刘长佑,李沅发的起义军在攻打新宁县城。

刘长佑固然感到了丧父之痛,但李沅发攻打新宁县城一事,也令他耿耿于怀。他立刻领着刘坤一,来找密友江忠源。这三个老乡在长沙聚首,纯属偶然。有谁会想到,此刻在长沙下河街码头碰头的这三个新宁人,都将成为大名鼎鼎的湘军大帅?

三个新宁人商议一阵,连夜弃船骑马,奔赴家乡。他们商议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回家奔丧,第二件就是招募乡勇去打仗。

宝庆这个地方,素有尚武的传统,因此,就连这里的书生,也颇有胆识,文武兼备。

刘长佑是大商人的儿子,他的父亲靠经营本地的木材和其他土产发家,富甲一方。刘长佑生长在这样一个富裕温馨的家庭里,在时事动乱时,却仍然愿意投笔从戎。

三个新宁人到家之后,招募了两千多名乡勇,向李沅发的起义军发起攻击。衡州人彭玉麟也参与了这次作战。靖州人储玖躬也带着一些乡勇来到新宁县城,并率部从小道赶赴隘口堵截起义军。这个书生从小爱读兵书,钻研列阵攻击的方法。在家乡就曾擒拿会党中人。他和江忠源、刘长佑等人,都有相同的志向。这些带兵的书生配合清军,很快就将李沅发的起义镇压下去。

江忠源刚刚埋葬了父亲之后,就听说广西的战乱愈演愈烈。因此,1851年太平军起义时,江忠源所在的位置,就在距离洪秀全起义军不远的新宁。

江忠源当时的处境,决定了他能够很方便地把湖南的乡勇带出省界,带到战火纷飞的广西。



曾国藩预言了江忠源的崛起,这个预言在 1851 年开始实现。

江忠源本人的预言也是正确的。1851 年,中国进入了乱世之秋。

江忠源一展身手的机会到来了。他是这个时代的人才,因为当机会到来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7 月 7 日,江忠源抵达赛尚阿的军营。赛尚阿把他向清廷要来的这个人才,分派到副都统乌兰泰帐下。

正红旗将领乌兰泰打量着眼前这个湖南人,发现他手臂长得出奇。当他把手臂垂放下来时,两手到达了膝部,真是奇人异相。乌兰泰又发现,此人双目炯炯有神,顾盼之间,可见他心胸坦荡。

乌兰泰没有看错。江忠源是个忠厚人,与人交往,披肝沥胆,始终不渝。他尤其爱才服善,只要听到孝顺老人、忠于朋友、深明大义的好人好事,一定要加以表彰。而且他心胸豁达,以诚示人,见义勇为。他要干的事情,无论有什么艰难险阻,无论别人怎么徘徊观望,他都会勇往直前。

乌兰泰是广州副都统,奉命来到广西。他秉性耿直,平生自负,看不起身边的将领。但他立刻就对眼前的这个中年书生产生了好感。乌兰泰当然知道这个湖南的读书人颇有来头,是皇帝打算重用的人才。但他的好感,更多的是出于直觉。他从见到江忠源的那一刻起,就从这个湖南书生的眼睛和表情里,看到了一种军人非常欣赏的气质:豪爽而重义气。

于是,江忠源这个七品文官,受到了二品武官乌兰泰的赏识。乌兰泰对这个读书人“深相倚重”,凡事都要征询他的意见。江忠源也尽心出谋划策,两人合作,屡战皆捷。惺惺惜惺惺。江忠源很快也从乌兰泰这个满人将军的身上,发现了值得他敬重的品格。乌兰泰治军的特点是善待军士,与部属同甘共苦,如同父兄对待子弟。下雨时,军士们没有雨伞,他也不撑雨伞。他从来没有余钱,所得的军饷,全部用来赏赐给有功的军士。

江忠源见清军兵员不足,认为自己在新宁所办的团练,正好可以派上用场。他立刻修书,叫二弟江忠淑募选五百人,奔赴广西,号称“楚军”。江忠淑很快就按照兄长的吩咐,带领楚军来到广西。这件事成为一个里程碑。湖南的乡勇首次出省作战,楚军就是湘军的先驱。这支军队纪律严明,不许骚扰百姓,为湘军留下了一个良好的传统。

但是,这些先驱者的登场,并没有得到隆重的欢迎与喝彩。赛尚阿一见这些乡勇,不禁皱起了眉头。这些湖南的乡下人,衣着土朴,颈项干瘦,不像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赛尚阿心下凉了大半截,心想:罢了,这些人只能为清军大部队凑凑人头。于是,他将这

批“乌合之众”，划归乌兰泰手下。

楚军加入了清军的队伍，江忠源没有夸耀这支队伍的战斗力。毕竟，楚军还未曾与太平军交手，究竟有没有真功夫，只能在战场上见分晓。

7月25日，楚军跟随乌兰泰，与湖北人秦定三率领的清军共同作战。当时太平军气势强盛，清军拥有几万兵力，都不敢与太平军交锋。江忠源却率领楚军逼近平军扎营。

江忠源手下这些新宁的农夫，外表十分寒酸，身穿补丁衣，脚蹬草鞋，身材矮小。不仅绿营官兵私下里讥笑他们，连太平军也看不起这些刚刚入伍的乡勇，以为他们不堪一击，想在他们立足未稳时，便迅速发起攻击，把楚军一举击溃。

江忠源按兵不动，命令部队沉住气，在营垒中守候。太平军认为楚军胆怯，不敢迎战。等到太平军逼近壕堑，距离不过一丈多，江忠源一声令下，壁垒大开，楚军出击，势如破竹，首先是枪炮射击，接着是军士冲锋，刀矛砍刺，斩杀几百名太平军。

这种战法，令太平军大为吃惊。他们与绿营官兵作战，早已知道对手贪生怕死，太平军还在很远的地方，绿营部队就乱放枪炮，太平军接近时，便竞相弃械逃跑。楚军与绿营的战法，形成鲜明的对照。

楚军在广西战场上初试锋芒，表现突出。江忠源获得战功，升任五品同知。

江忠源走上战场之后，在短短几个月内，跃升四级，他的弟弟江忠信，在作战中骁捷敢战，往往冲在前面，也被清廷提拔为六品千总。这无疑是清廷发出的一个信号：凡是有军功的人才，在这个非常时期，都可以得到格外的擢拔。而湖南那些自负有经世之才的读书人，大约都不会看懂清廷的用意。

此后，江忠源的楚军三战新圩，三战告捷。江忠源累积战功，乌兰泰向清廷报告他的功劳，将他升为同知直隶州知州，赏换花翎。

乌兰泰军中有个名叫开隆阿的侍卫，擅长骑射，在马上发枪射箭，无不命中，曾经射杀十几头老虎，在军中有“打虎将”的称号。他见江忠源抢了自己的风头，心中十分不快。

有一天，清军与太平军交战，开隆阿只带着十几人，遇到埋伏，被重重包围，子弹没了，箭囊也要空了，十分危急。江忠源登高一望，说：“被包围的一定是开公。我军岂能失去这员大将！”于是策马急驰，杀入围中，将开隆阿救出，并辔而还。

开隆阿拜谢道：“江君救了我开隆阿一命！相识恨晚啊！”两人握手言欢，畅饮开怀。

太平军在9月初大败巴清德率领的清军，再次突围，东奔藤州，然后向北推进，从大圩分成水陆两路，奔赴大黎，攻打永安。

向荣从桂平出兵，乌兰泰和秦定三从鹏化山出兵，分头追击。他们都没能追上太平军。乌兰泰的部队被阻在山里，向荣的部队遇到雨天，前进缓慢。

太平军于9月25日攻占永安州城，各部在永安集结。这座城市，就是蒙山的前身。太平天国在这里宣告成立，是这座城市永远都会纪念的事件。

在这里，三十七岁的广东花县人洪秀全以天王之尊，为他的追随者们封王拜相。二十八岁的广西桂平人杨秀清受封为东王，三十一岁的广西武宣人萧朝贵受封为西王，二

十九岁的广东花县人冯云山受封为南王，二十八岁的广西桂平人韦昌辉受封为北王，二十岁的广西贵县人石达开受封为翼王。三十岁的广西桂平人秦日纲和三十五岁的广西平南人胡以晃等人，分别被任命为丞相与军师。

显然，太平天国的高层，是一个年富力强的领导集团，而且是由广东人和广西人所主宰的。如果他们真是为了天下苍生而战，并且能够精诚团结，天下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们取得为清廷所把持的中国政权。

这时候，广西的二十多支起义军，大多数都被长沙人劳崇光所率领的清军消灭，只剩下洪秀全的太平军。但这支孤军越战越强，以至于“永安建制”，打出了国号，自成另一政府，要将大清王朝取而代之。

乌兰泰听说太平军已攻占永安，便从花禄山出发，行军三百里。部队舍马徒步，军士都很疲惫。来到佛子村，部队休整，乌兰泰留下江忠源的楚军防守。部队刚刚扎营，就遭到两千名太平军的袭击，江忠源指挥楚军奋力作战，斩杀八百人，将太平军击退。

楚军显示了不凡的战斗力，而江忠源又以严厉的约束，显示了楚军的军纪。他的族弟江忠信，从小调皮捣蛋，此时只有十六岁，跟随江忠源来到广西。有一次，江忠信触犯了军令，江忠源要将他斩首，众人苦苦求情，江忠源才饶他不死。

10月，赛尚阿率部转移到阳朔驻扎。鲍起豹取代余万清出任湖南提督，带兵屯驻湖南南部边界的江华。11月，乌兰泰的部队在莫村打败太平军，迫使太平军全部向永安收缩。12月初，赛尚阿指挥清军合围永安。乌兰泰和向荣率部分别驻扎在城南和城北。



江忠源已经表现出他在军事上的潜质，但在广西的战场上，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员，还不懂得尊重带兵的书生。

赛尚阿统率着几万清兵，将太平军主力困在一地，将永安州城围成铁桶一般。

永安是一座小城，却修得非常坚固。太平军的首领，多数是广东潮州和嘉应一带的会党老将，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素习械斗，擅长防守村镇，部队军纪森严，比其他起义部队更为顽强勇悍。清军包围永安时，金田的起义军全部聚在城内，人数不到一万，清军人数是他们的几倍。如果清军采用锁围战法，挖掘深沟，修筑高垒，将太平军困在城内，他们无粮可食，无兵来援，是无法支撑下去的。

但是，清军里面尽是庸才。一位谋士，自命颇通兵法，向主帅向荣提议：“围城之法，最好只围三面，给敌人留一条退路，以免对手狗急跳墙，背水一战。我军应该网开一面，待贼寇从城内撤退时，我军以追为剿，在运动中将其歼灭。”四川宿将向荣看过一些古代

的兵书，自以为懂得兵法。他在河南、新疆和湖南三省有过镇压武装造反者的经验，决定采纳这个提议。

江忠源听说向荣竟然听信了蹩脚谋士的馊主意，急得顿足。他认为，永安城四面有山，形势险要，城内的军队要突围而出，很难冲破大自然的屏障。太平军集于一城，能打仗的不足一万人，而清军则数倍于敌，可用锁围之法，在四面挖掘深沟，修筑高垒，使太平军粮尽援绝而败。

乌兰泰非常敬重江忠源这个幕僚，但他本人与向荣不和，不愿进言。江忠源写信给向荣，对他晓之以理，语气非常恭敬，指望能够调和乌兰泰与向荣的关系，但没有奏效。他又代替乌兰泰写信给向荣，请求向荣合围，聚歼太平军。

江忠源指出，围师缺隅是一种没有自信的兵力部署。实施包围的军队，没有把握全歼敌军，或者无法迫使被包围的敌军投降，为了避免己方出现不必要的伤亡，才会采用这种部署。现在绿营的兵力是太平军的三倍，周边增援部队正在途中，这时不将太平军围歼，更待何时？留一个缺口让他们遁入深山，怎能将他们消灭？

江忠源的这番真知灼见，向荣根本听不进去，仍然我行我素。两种意见汇集到赛尚阿那里，钦差大臣偏袒老将向荣，清军执行了围师缺隅的方案。江忠源只好徒自叹息。他知道，清军如此部署兵力，结果一定是纵虎归山，后患无穷。

咸丰二年 1852



春节那一天，乌兰泰率领所部，从南路攻击永安太平军的几座壁垒以后，前去参见钦差大臣赛尚阿。刚进营帐，看到向荣在座。乌兰泰与向荣关系本来就很僵，发现向荣与赛钦差并坐，而让他自己坐在一旁，便非常生气。回到自己营中，对江忠源说：“我要上奏朝廷，参劾向提督误事。”江忠源连忙给乌兰泰讲了廉颇与蔺相如的故事，力劝他与向荣和衷共济。

不久，江忠源患了病，回湖南的老家休养。他没有把那五百名楚军带回去，留下他们继续在广西效力。江忠源此去，只是一个短暂的停顿。江忠源这个新宁人乐于助人和敢于任事的秉性决定了一旦他看到战况吃紧时，他还会回到广西的战场上来。

赛尚阿与向荣坚持的围师缺隅，为永安的太平军放开了一条生路。1852年4月5日，被围困了五个多月的太平军从永安突围，直向北面推进，奔赴阳朔。向荣想在运动中消灭太平军，于是组织兵力前堵后追。乌兰泰在前面截击，向荣在后面追赶。

乌兰泰所部有一支黔军，十八岁的湖南保靖人金玉贵在其中统领一个营。4月7日，他的部队跟随乌兰泰在仙回岭截击太平军后队，斩杀两百人。金玉贵捕获了一个戴着脚镣手铐的年轻人。经过审讯，太平军的这个囚徒自称焦亮，二十八岁，是湖南兴宁人。

时逢大雨，军士们浑身湿透，部队非常疲惫。乌兰泰勇猛好胜，想乘胜追击，率领亲兵进山，向荣率部随后跟进。太平军集结兵力，杀了个回马枪。在陡峭的山路上，太平军占有明显优势，大获全胜，斩杀清军总兵长瑞、长寿、董光甲和邹鹤龄。这一仗，清军折损四名二品武职官员，损失巨大。向荣的作战计划，不仅没有达到歼灭太平军的目的，反而使清军遭到重创。

向荣的旧部将领杨遇春熟悉军事，料想太平军必然会乘胜北进桂林，便火速带领他的部队，从小道增援省城。乌兰泰不愿走小路，决定走大道。他哭泣着对部属说道：“国朝二百余年，没有贼寇胆敢侵犯省城。现在贼寇攻打桂林，我辈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天子！”他举起匕首，刺破手臂，把血洒在水盆里，向将士们招呼道：“共饮血水，随我援救桂林！”